



走进陶公山

褚纳新 文/摄

走进陶公山古渔村是一次偶然,那天原本只是去看湖。

东钱湖环湖皆山,其水源汇自七十二溪,山水独好。沿着谷子湖南岸驶过一段山坡,前面就是湖面最为浩瀚的南湖了。脱离了堵车一族,感觉好像是做了一次深呼吸。沿塘行驶,塘的左边是河,河的左边是村,远远望去,村中有一幢飞檐翘角的古建筑特别显眼。我停好车,向一位种庄稼的老伯打听,老伯说:“那是村里的王家祠堂,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村中还有好几座老祠堂呢。”

古村依山傍水,村口清澈的湖面上泊着几艘小渔船,静谧安和。老街东西走向,门牌上写着“建设村珠山头”,过了一个街口就到了古祠。祠堂营造考究,朝北有戏台,大厅上悬挂有“兵部侍郎”、“熙朝人瑞”等金字匾额,石柱上镌有楹联:“刻水溯分支,望重琅琊,一脉渊源绵旧泽;钱湖开胜境,馨留蕴藻,千秋享祀荐明禋。”为光绪进士竺麟祥所书。管祠的老人说,祠堂重建于民国八年,先祖是晋代大司马,始迁祖在明朝天顺年间迁居于陶公山,已有500多年历史了。

从王氏宗祠出来往回走,没走多远,老街上的门牌换成了“余家”,再行不多远,老街的门牌换成了“许家”。在街口转弯,前面又是一座带马头墙的古建筑,从大门上方悬挂的堂匾可知这是“许氏宗祠”,其规模比王氏宗祠小了很多。在祠前我碰上了一位姓许的村民,他告诉我,许家祖先是明朝时从福建迁来的,他家世代以捕鱼为生,从没离开过村庄。从许家祠堂转入东边弄堂,老街顺着山前的街路折弯向东延伸,街边的门牌换成了“利民村忻家”。同行的许姓村民说:陶公山的村庄很大,有王、余、许、朱、忻、曹等姓氏世代同居一地,其中人口最多的要数“忻”姓。

说到忻姓,让我想起了晚清甬上名士忻江明先生,他与余姚朱元树、奉化竺麟祥、宁海章棣、鄞县高振霄、镇海吴晋夔五位浙东学人同登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科进士。忻江明先生以学问名世,著有《四明清诗略续稿》,莫非忻江明先生故居就在这里?在忻家一条弄堂口,我与一



位80多岁的大爷聊上了,大爷姓忻,对家族史很精通,他自豪地说:“忻氏先世原居于福建南安,始迁祖端一公在元末明初时迁到陶公山居住,经600多年生息繁衍,子孙腾达,富甲一方。为什么忻家会发达,那是因为忻氏宗祠面湖而建,风水好。”当我问起忻江明先生,老人的精神更爽了:“江明公就是陶公山人啊,他是忻家明清两朝唯一的进士,学问高,名气大,按辈分排还是我叔祖父。”忻大爷告诉我,春秋时,陶朱公范蠡助越王勾践灭吴后,隐居于东钱湖畔,后人就把他曾经隐居的小山称为陶公山,还把范蠡经常钓鱼的地方称为“陶公钓矶”。陶公山因古渡口而兴旺,晚清时期,商贾云集,方圆几十里的人都会来这里交易,形成了鄞东一带最兴旺的街市。老人说:“单陶公山的弄堂就不下二百条,不信你去数数。”

陶公山的弄堂确实让人称奇,它们不长,也不寂寥,只是沿着老街的中轴线对称排布,形同鱼骨,这古村的形状不正是一条游弋于东钱湖中的鱼吗?我叹服于这个古村设计者的高超智慧,更叹服于这个古村千百年来的安泰祥和。老街的最东段叫曹家山头。这里的门牌变成了“曹家”,沿着一幢洋楼朝北折弯,漫长的老街也到了尽头,前面是一座胡公祠,在祠边转弯,眼前豁然开朗,远山掩映下,一湖清澈的水面毫不吝啬地呈现在我的眼前,让人感觉如入云水仙境。

胡公祠前有一个济众亭,再前面就是古渡口了。胡公祠的西边墙上,嵌着一通石碑,碑文上说有一个叫曹兰彬的人,看到渡口上人来人往,没有遮阳避雨的地方,于是出钱造了一座亭子,老百姓都很感念他,碑文的最后写着“闽人郑孝胥闻而贤之,乃名其亭,而为之记,戊午七月”。郑孝胥,晚清时期立宪派人物。此碑立于民国六年,一位响当当的前朝遗老,能对曹君的善行“闻而贤之”,说明这位曹君也不是寻常人物。好在现代科技的发达,让我们查一些资料并不费事:曹兰彬,民族资本家,是香港新昌集团创始人叶庚年的丈人。曹家的木材业由曹兰彬的父亲曹雨岑起家,后由曹兰彬、曹兰馨兄弟继承,他们的木材业是民国时期宁波帮著名财团之一。

古渡口已废,但悠悠的“济众亭”仍在造福乡人。湖面起风了,碧绿的湖水推来一层层白白的浪花,让人心旷神怡。我在亭内坐了下来,遥望湖景,思绪也似湖水般扬起波澜。湖湾的对岸就是“陶公钓矶”了,那里挤满了观湖的游客,目光再远眺,那去观音洞的长塘上车来人往,景区的热闹与寂寞的老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村民说,早听说古渔村要拆迁了,但大多数村民都不愿意离开这世代生息的地方。

夕阳西下,沿着塘河往回走,桥边的鱼市正在交易刚从东钱湖捕上来的白鲫、洋花鱼、河虾等湖鲜,这是古渔村数百年来不变的主题。过桥西行,回望古渔村,那几缕淡淡的炊烟,如岁月沧桑下的历史烟尘,在亘古不变的东钱湖边飘延。

鉴真东渡与育王寺

工半农

阿育王寺内,有一块唐代高僧“鉴真大和尚驻锡育王寺”的纪念碑。鉴真为扬州人,出家于扬州大明寺,缘何碑立鄞县阿育王寺?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四月,东邻日本国兴福寺的比丘荣睿、大安寺普照等僧,为了求学戒律,跟随第十次遣唐使由宁波入唐后奉敕到东都大福寺学律。他们切身体验到中国佛教的戒律是何等持重与严明,遂发愿一定要请中国高僧律师去日本宣教律,以填补日本传戒无人、道法不严的缺陷。当他们闻悉扬州大明寺鉴真大和尚为当代佛界律学名师并弘法甚盛时,便三次专程去扬州恳请鉴真东渡弘法。鉴真被日僧的真诚所感动,答应待机东渡。

从唐天宝元年至天宝七年(742年至748年)这七年中,他们一行东渡前后五次受挫,其中两次由于海上风浪所致,三次出自人为阻碍,历经十年的艰辛,直至第六次最后东渡成功。在六次东渡中,要算第二次对东渡的成功影响最大,同时,促使鉴真在育王寺传戒教化,使长江以南几个省的各大寺院,第一次派学僧集结在育王寺,有幸聆听到大师弘法。这对后来唐朝戒律在浙东的传播与实践,育王寺无疑是发挥过十分重要作用。

第二次东渡是在公元743年12月,船从扬州出发,出长江口至舟山海面,但到狼沟浦时突遇急风恶浪,大船被打坏,在海上周旋几天后,船内粮食与饮水将尽,正在饥渴之时,幸获明州(宁波)太守官府救援,并被安置在阿育王寺内。由于鉴真大师为当时律学名僧,因此,当鉴真大师东渡弘法失败而暂住育王寺后,浙江各地寺院诸山长老大都纷纷涌入该寺,聆听或邀请大师弘法。当时大师一面答应在寺内弘法,一面作再次东渡的准备。

由于大师传授的戒律博大精深、奥秘无穷,深受僧众赞叹。为留住大师在浙东长期弘法,许多寺院竭力挽留,但日僧恳请大师东渡弘法的决心无法改变。在无奈之下,有人出面向州官状告日僧,以诱骗我国佛界大师东渡为由,将荣睿等僧抓获收案。但在押送京途中,日僧伪装生病获保释急回育王寺,这样人为之由,使第三次本应可东渡的计划受挫。

嗣后,鉴真与荣睿、普照继续筹备东渡,还派人到福州备办船只、粮食、杂物等海上生活用品,并取道天台山,船从福州出发作第四次东渡。当时大船掉转航向已驶近福州,本想在福州小住,但大师回想起在育王寺的几年佛缘,任凭福州几个大寺院方丈大德再三恳留,鉴真最后还是决定启船回育王寺继续弘法,并作最后一次东渡准备。

唐天宝十二年(753)鉴真大师第六次离开育王寺后,最后一次东渡获得成功。

现在,作为我国禅宗五山之一的阿育王寺,历经一千七百年风雨沧桑,以继续发扬鉴真大师创立弘法的唐代戒律为己任。国家拨款重修并立碑纪念,使千年古刹焕然一新。

人文 总第5660期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

三江



于是,我就琢磨,如果从约旦不好进,何不转到科威特去试试运气?我们七个央视记者,都集结在约旦,可约旦除了边境上有些小冲突,以及可能出现难民潮外,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新闻。我还是一心想回到战场,进入到风暴的核心。

当时,央视在科威特没有记者,而现在《环球时报》老总胡锡进,那时他是《环球时报》的副总编,带着一队人,以及新华社驻站的记者,还有国际广播电台等媒体的一批中国记者,云集在科威特。那里俨然已经成为报道伊拉克战争的主战场。所以,我提出兵分两路,梁玉珍大姐和刘苗野留在约旦,我们这拨人转战科威特,大家都觉得是个好主意。

我立刻联系央视新闻中心主任李挺,电话一接通,我就听出,他的语气也相当沮丧。我知道,作为直属领导,对于我们无奈从伊拉克撤出这件事,他心里也挺憋屈。因为我们投入了那么多人力、物力,苦苦挣

扎了那么久,结果我们才撤出两天,战争就爆发了,他心里一定也不好受。

李挺主任安慰我说:“小水,你们还是要坚守报道,哪怕伊拉克不行,咱们在约旦、在周边,也要把报道做好。”

我建议道:“既然现在约旦有两批记者,我们大可不必扎堆,可以分兵作战,其现在在科威特才是报道重点,我们能不能转去科威特采访?”

李挺主任答应得很痛快。

于是,战争爆发的第三天,也就是当地时间2003年3月22日,我们从约旦飞到了科威特。

一出机场,走到科威特的大街上,我们就看到了与约旦截然不同的景象,那里就是美军一个巨大的后勤基地。大街上随处可见美军的军车,各种装束的美国大兵,带有各种标示的武器装备,有陆军、海军陆战队、宪兵等等,处处弥漫着剑拔弩张的紧张感。

为了方便媒体记者,美军还在科威特设立了一个国际新闻中心,由科威特和美国方面的相关人士组成,包括美国国务院、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的文职人员,为各路记者提供媒体服务,也会发布一些即时的讯息。

我立刻被这种整装待发的气氛所感染了,对冀惠

彦他们说:“弟兄们,都打起精神,从科威特出发吧!”

科威特的国际新闻中心是新闻大战的主战场,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人头攒动,仿佛形成了一个小型的“媒体联合国”。有的是文字记者,一个人背着个包,拿着录音笔;有的是浩浩荡荡一个团队,一看就是电视机构。拉美的、非洲的、东南亚的、北欧的,各种肤色各种语言的记者,在各个柜台前办理各种各样的手续。

我们决定向美军靠拢,希望能通过他们组织的“POOL”(联合采访团队),成为随军记者,跟随即将开始地面战的联军军队,进入伊拉克。

美国人很喜欢组织“POOL”,但这个团队的名额有限,许多媒体都想去,那就得筛选。筛选的办法五花八门,可以按先来后到的顺序排队,可以抓阄,还可以指派。

指派的弹性很大,美国人一般会首选本国记者,美联社、ABC、BBC等大牌西方媒体也可以受到优待,还有一些“哥们儿”国家的媒体也会得到照顾,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亚洲媒体获得指派很难,CCTV当时虽然小有名气,但毕竟不是西方主流媒体,很难进入美国人的“法眼”。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任伟